

◎于恩灵

文学 ABC

## 春

不请自来的一夜春雨,把窗外的雨搭敲得热热闹闹,全没了“润物细无声”的意境,倒把多日不散的雾霾洗了个干干净净,迎着潮湿的空气深吸一口,清新中含着淡淡的泥土味道,一种明朗、欢快的心情快速地滋长。

伴随着心情一起滋长的还有河边的垂柳和地上的嫩草——昨天还是一身冬装的树干,被雨水刷上了薄薄的新绿,小叶子迫不及待地钻出了树梢;草儿破土而出,一会儿从这片花中露出了小脑袋,一会儿从那片地里现出了半身。在春雨的润泽下,绿色在眼前不停地变化,先是淡淡的,很快就成了青翠欲滴的翡翠。据说,当年王安石在瓜洲泊船,写下千古名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前,先后用了“到”“过”“入”“满”等10多个字,最后才选定了“绿”字。现在读来,只有这个“绿”字,才能道尽这满眼的欣欣向荣。

春天是属于孩子们的,刚刚脱去了厚厚的棉衣,他们像一群笨笨的企鹅,喧闹着,追逐着,跑进慵懒的阳光里,一张张充满稚气的面孔,被照得红



绘制  
仁伟

彤彤的,透明的眸子闪烁着,昭示着摆脱束缚的自在。

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。风筝挤满了天空,五颜六色、造型各异,孩子们扬起小脑袋,远远地看着自己的杰作,享受着童年的快乐和

惬意。

风吹过来,吹乱了我的头发,脸上虽有些寒意,但已没有了小刀般的锋利,让人舒服。我内心纠结着:是不是该穿上美丽的春装,走在洛河岸边,约会这草长莺飞的季节。

◎乔玲莉

市井写真

## 人多也不挤

星期六,吃过早饭,我拿来洗澡用具准备出门,爱人急忙对我说:“双休日白天人最多,到晚上人就少了。”我想,既然都准备好了,还是去洗吧!

步行几分钟,我来到离家不远的浴池,买票、换鞋走进浴池。更衣室床上坐着人,地上也站着人,涂口红的,卷睫毛的……看这阵势人还真不少,我真后悔刚才没有听爱人的话。唉!既然来了,就去挤吧。

浴池两排水龙头下面,人站得满满的。我正东瞅西望想找个地方,身后有人拉了我一下:“阿姨,你来这儿

吧。”我转身一看是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,红红的脸蛋儿闪着亮光,像九月里熟透了的苹果。她的话,像温柔的春风,吹散了我的顾虑,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我很感激地看着小姑娘笑着说:“谢谢!”

人越来越多。这时,身边来了一对母女,旁边正在洗澡的妇女忙对自己的孩子说:“乖,你赶紧冲一下,让阿姨洗……”

一个80岁左右的老奶奶在家人的搀扶下,拄着拐杖、拿着小凳,颤巍巍地过来了。洗澡的人们自觉向两边站,给老奶奶让路。一个

中年妇女急忙让开水龙头,扶老奶奶坐下。

不知什么时候,我身旁站着一个小姑娘,我主动上前招呼她:“到这边来洗吧!”“谢谢!”还没等小姑娘站定,对面有人吆喝一声:“我洗完了,你来这边洗吧!”小姑娘急忙对我说:“谢谢阿姨,我到那边去洗了。”

我很快就洗完了澡,心里觉得特别舒服。其实,在公共场所特别是人多的时候,大家能够相互谦让,多些关爱,也许一句简单的问候,一个微笑都能令你感动!如果人人都能有一点宽容心,人多也不挤!

◎徐竹影

咱爸咱妈

## 岳父戒烟

岳父今年70多岁,退休前是一名煤矿工人,烟瘾特大,一天能抽两三包烟。因为离岳父家远,我每年难得去几次,所以每次去,我总要带两条好烟。

岳母对此不太乐意,说岳父岁数大了,吸烟没好处。吸烟有害健康,我怎能不知,但岳父偏爱这一口,我不给他带,他自己也要去买。当然,我也曾劝过岳父把烟戒了,但劝了也白劝,根本没用。有次岳父咳嗽得厉害,医生一再交代让他戒烟,结果,两天没吸烟,岳父像失了魂儿一样,病

情刚好转,就又开始抽烟。岳母劝他,他竟大发脾气:“不让我吸烟,还不如让我死了!”

为了他的健康,家人轮番劝导,可他老人家是“任尔万般规劝,我自吞云吐雾不断”。万般无奈,我和内弟只好商量着买一些好烟,但岳父嫌好烟劲儿小,非要到乡村集会上买烟叶自己卷着抽。

没有想到的是,3个月前岳父戒烟了。原来,两个月前,一向硬朗的岳母突然病倒了。岳父陪着岳母到县医院去看病,医生在望闻问切后,一边开药

一边说:“你岁数大了,尽量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,特别是不要与抽烟的人在一起,二手烟对你的影响最大……”

回家后,岳父就对岳母说了一句话:“我要戒烟。”之后,他把买来的烟叶和已经卷好的烟卷全扔了。只用了两个多月,岳父就把烟彻底戒了。

得知岳父戒烟的原因后,我震撼了。岳母对岳父包容迁就了一辈子,而岳父为了岳母的健康,竟能戒掉自己的嗜好。父母一代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,没有甜言蜜语,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在行动。

## 洛阳写手 写百姓事

投稿邮箱:bxixieshou@163.com  
联系电话:65233688

## 东河的歌手

距离丽江只有十几里路的东河古镇,像一位历经沧桑的绝世佳人,安详宁静,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寻找心灵驿站。

东河四面环山,一水中流,有着整齐的小小四方街和纳西作坊,银器、蜡染布、茶叶,琳琅满目的物品在不多的顾客眼光中静静悬挂,昭示着岁月曾经走过的痕迹。

吃过简单的午饭,我随四川姊妹沿客栈西行数百米,来到东河最著名的歌手阿亮所在的酒吧。阿亮二十六岁,嗓音清纯浑厚,却又透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苍凉和野性。他就坐在酒吧靠近门口的乐台上,一把崭新的吉他被他轻轻拨动,年轻英俊的脸上表情专注凝重,沉浸在忘我的演唱里。来往的游客或驻足店外,或走进店门,要一杯酒,在阿亮的歌声中沉静下来,不知不觉间一个下午过去了,夜幕开始笼罩古老的小镇,霓虹闪烁的酒吧,人逐渐多起来,却不喧闹。阿亮就那么一首一首地唱下去,粗狂野性却又清纯浑厚的嗓音穿透黑暗,飘向夜空。

一个牵狗的女人总会迎着夜色来到酒吧。她一头长发垂到腰间,身材高挑妖娆,脸上却有掩饰不住的岁月沧桑。四川姊妹说那是阿亮的老婆,在东河经营一家客栈。他们有一个动人的爱情传说,虽是大姐姐小弟弟的恋爱,却也轰轰烈烈,势不可当,演绎了一段冲破世俗的感人故事。“姐姐”帮助阿亮成就了歌手梦,成为阿亮真正的精神支柱。虽然他现在还在酒吧打拼,但他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。

我想起凤凰古城桥洞下那个背吉他的流浪歌手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在古城旧镇历史的烟尘中,中西合璧的酒吧一家一家林立,歌手坐在酒吧里演唱,或者只是站在街头演唱,竟都成为万千游客眼中别样的风情。像东河这样的小镇,如果没有酒吧和歌手,太过安静,也无法让客人停留。阿亮的歌声无疑是东河的魂,把许多游客的心系在那里,他们即便离开了也常常想起。

人在征 旅文 途  
八达航空 特约  
机票 旅游热线  
66666666

◎杨绯红